

金色时光系列

Su Zi Li De Qiu Tian

苏自力的秋天

谢华良

著



金色时光系列

Suzhi
苏自力的秋天
谢华良
著
De Qiu Tian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自力的秋天 / 谢华良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7.1

(金色时光系列)

ISBN 978-7-5581-0957-7

I. ①苏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9340号

SU ZILI DE QIUTIAN

苏自力的秋天

著 者: 谢华良

出版策划: 孙昶

选题策划: 孔庆梅 安晓波 杨勇华

责任编辑: 孔庆梅 邓晓溪 王妍

责任校对: 刘洋 于媛媛

封面绘图: 金星烨

内文绘图: 刘九鸣

卡片开发: 曹丽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, 邮政编码: 130021)
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
(<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>)

电 话: 总编办 0431-85656961 营销部 0431-85671728/85671730

印 刷: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

印 张: 5.625

印 数: 1—8000册
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元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8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581-0957-7

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: 13604430875

目



录

contents

树挂 1

生日快乐 19

我的乡下我的狗 37

毛驴的夏球冬 56

麦子，麦子 83

Su Zili

De

Qiu Tian

苏自力的秋天

苏自力的秋天 126

母亲的路 148

阅读卡 169

树挂



周一兔从小就喜欢树挂。

她一直都把树挂叫树挂，而不叫雾凇。这让妈妈很生气，妈妈说：“文雅些，那叫雾凇！”周一兔说：“它也叫树挂呀，我就喜欢叫它树挂！”妈妈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周一勉，你气死我了！”周一兔说：“不，我叫周一兔，我不喜欢叫周一勉！”妈妈更生气了，撇下周一兔，连哼也不哼一声了，

径自往前走。

那时候，妈妈还没有生病，正担任着周一兔的班主任。每天早上，妈妈都要火急火燎地拉着周一兔奔走在路上。两个人总是走得不和谐：妈妈走得快，周一兔走得慢；妈妈目不斜视，周一兔左顾右盼；妈妈大步向前，周一兔的脚下总像被一团荆棘绊着，随时都会停下来——尤其是冬天有树挂的时候。

路旁，一树一树的树挂正“开”得繁盛，厚墩墩，软茸茸，蓬松松……周一兔怎么也想不明白：就一晚上的时间，这些树怎么就都齐刷刷地长满了羽毛，生出了翅膀，穿上了梦的衣裳呢？这样看着想着，周一兔的腿就迈不动了。

妈妈生气了，撇下周一兔径自往前走，这正是周一兔求之不得的事。她索性停下来，静静地站在这些被梦包裹着的树下，仰头看那些树挂。旁边有同学叫她，她把手指竖在嘴唇上：“嘘——”然后摆摆手，让人家先走。一群同学从她身旁走过，又一群同学从她身旁走过……路上是薄薄的一层

银白，像雪，像霜，更像是树挂扩展到了地上。周一兔不忍心踩那些雪的精灵，她想这样站下去，和这些树站在一起，一直站到明天早上——那不是也披上一身“树挂”了吗？

突然有人拉了她一把，周一兔看到了站在旁边的妈妈。妈妈返回来找周一兔了，她瞪着眼睛不说话，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，羽绒服的领子上、帽子上，还有头发梢上，全都结满了霜，像是也要长出树挂的样子。

周一兔跟着妈妈小跑。她不跟着小跑也不行，妈妈的步子又大又急，手里拉着她的胳膊，像提小鸡似的，都要把她整个人提起来了。周一兔一边小跑，一边使劲儿喘气。妈妈突然停下来，看着周一兔说：“这回知道累了吧？你这是自作自受！”周一兔仰起脸，说：“不！我喘气是为了结出树挂，我也要和你一样，让头上和身上都结出树挂！”妈妈愣了愣，突然甩开了手。

周一兔摆脱了妈妈的手，仍然跟着妈妈跑，边跑边更使劲儿地喘气，白乎乎的气都要把她包围了。旁边也有同学在跑，

他们跑的目的是到前面去撞树——把一树的树挂撞落到别人的身上，然后幸灾乐祸地笑。周一兔不和他们去撞树，她专等别人撞了树，树挂纷纷落下的时候，跑过去用身子接。妈妈又从后面赶上来，拉住周一兔，同时用目光扫过那些撞落树挂的学生。学生们一哄而散，周一兔散不了，她被妈妈牵着。她本想挺着身子去保护那些落下来的树挂，可是，树挂却不肯在她身上披挂下来，甚至停留一会儿都不肯，簌簌地滑落到地上去了，噼里啪啦，唏里哗啦……周一兔心里难过极了。

妈妈拉着周一兔来到教室里，已经有很多学生到了。大家看着她们母女俩，都笑起来，并且笑得很放肆。妈妈把帽子和发梢上的霜抖掉，又啪啪两下把周一兔的帽子和发梢上的“树挂”抖掉，大家就不笑了。

周一兔低头走到自己的座位，刚刚坐下来，妈妈就站在讲台上说：“同学们看到了，今天早上又有雾凇了！我知道大家喜欢雾凇，今天早自习的成语训练，就说说看由雾凇想到的成语，看谁说得多。”马上有同学举起了手，看来他们



早就有所准备了。妈妈喜欢文雅的人，在她看来，文雅的人要懂事，要听话，还要积累很多成语，所以她经常在班上进行成语训练。大家早都习惯事先准备成语了，周一兔却没有任何准备。她低下头，悄悄把脸转向窗外。

同学们开始说成语：“美丽如画”“精美绝伦”“银装素裹”“火树银花”……妈妈不断地点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周一兔对这些成语一点儿感觉也没有。窗外的一群麻雀仿佛被树挂弄糊涂了，突然找不到栖身之树，它们几次试探着要落到树上，都被撞落的树挂吓到，惊慌地飞向天空……周一兔乐了，并且乐出了声。妈妈已经盯她半天了，周一兔自己却不知道。妈妈哼了一声，把周一兔叫了起来。

周一兔迷迷糊糊地站着，愣愣地看看妈妈，又愣愣地看看那些张嘴看她的同学。妈妈说：“哼，看我们的脸干吗？我们的脸上没有成语！”

周一兔眨几下眼睛，想起妈妈正带着大家说成语，她晃了晃身子，头脑中出现了刚才麻雀们惊恐的样子，张嘴就说：

“惊鸿一瞥、惊弓之鸟、惊心动魄、惊……”

“还‘惊’什么‘惊’！”妈妈突然打断她的话，“我看你这是惊世骇俗！”

教室里静了一下，突然爆发出一阵“惊世骇俗”的笑声。

周一兔的身子一震，觉得自己就像那一树丰盈的树挂，突然被撞落了，噼里啪啦、稀里哗啦……糟糕透了。

2

周一兔再有半年多就上中学了，她自己非常清楚，可妈妈几乎每天都在提醒她：“周一勉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马上就要成为中学生了。”

妈妈却突然病了，住进了医院。妈妈没能按她的计划把周一兔送到小学毕业，学校给班里换了一位新老师。

周一兔一下子不适应了。她不知道没有妈妈看着、管着，自己应该怎么办。

又是树上结满树挂的时节。

周一兔自己去上学。她看着周围那些银色的树挂，心里默默地想：树上长了这么好看的树挂，妈妈怎么就病了昵？妈妈病了，树上怎么还会长这么好看的树挂呢？

本来，树挂和妈妈生病没什么联系。可周一兔慢慢走着，慢慢想着，却想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：比如，妈妈不喜欢把雾凇叫树挂，她为什么非要把它叫树挂呢？比如，妈妈在树挂前疾步如飞，她为什么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似的走不动，把妈妈气得直哼鼻子呢？再比如，妈妈让同学们说关于树挂的成语，大家都说得非常好，她为什么想到被树挂惊飞的麻雀，结果离题万里呢？

但是，这些能怪谁呢？能怪树挂吗？能怪周一兔吗？

周一兔实在控制不住对树挂的喜爱。一走进这银色的世界，她的心就不知不觉地醉了，身体也不自觉地飞了——飞到那些树挂包裹的梦里去，简直是身不由己，情不自禁。世界变得梦幻了，新奇了，纯粹了，神秘了，好玩了。周一

兔加入到那些树的队伍里，和它们一起做着各种各样的梦：
变成仙女，变成繁花，变成白发银须的圣诞老人……

突然，周一兔想起了妈妈，妈妈病了，妈妈现在住在医院里，再没人像妈妈那样管她、拉她、叫她、追她，也没人像妈妈那样被她气得哼鼻子了。周一兔停下脚步，前后左右看。以前，妈妈没生病的时候，即使不和妈妈走在一起，她也能时时感到有一束目光，在周围的什么地方盯着她。现在没有了，就连那些淘气的学生撞落的树挂，也没人盯着是不是落在她周一兔身上了。

晚上放学，自己回到家，才最让周一兔难过。

她磨磨蹭蹭地进屋，磨磨蹭蹭地把房间里的灯打开——每个房间的灯都打开，家里一下子显得比以前更亮了，也更空旷了。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有时故意走出点儿响动，那响动又突然把她吓一跳。

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
以前，妈妈的声音常常跟着她：“快，把鞋摆放好！”“把

手洗干净！”“把不用的灯关掉！”“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干吗？”“快吃饭，然后写作业！”

现在，周一兔自己默默地坐下来，默默地吃饭。饭是爸爸抽空从医院赶回来给她做好的，有时她也自己从外面买回来，她都吃腻了。

然后是写作业。没有妈妈看着，也没有妈妈检查，周一兔都不会写作业了。总算硬着头皮把作业写完，她又犯难了，还做点儿什么好呢？周一兔拿不准主意了：背英语单词？做数学课外习题？写一篇作文？……以前这些都是妈妈给她安排好的。如果再有一点儿时间，假如周一兔当天表现得好，假如妈妈当天很高兴，妈妈或许会让她看一会儿电视或者玩一会儿电脑，又或许，妈妈会让她听听手机音乐或者看看漫画书，但这些“也许”，周一兔现在是不敢妄想了。有一回实在无聊，她偷偷打开了电视，突然，感觉妈妈正在身后看着她，她慌忙关了电视，逃到自己的房间里。还有一回，她本想偷偷玩会儿电脑游戏，可游戏里的声音太刺耳了，分明

就是妈妈在叫她：“周一勉，你的作业写好了吗？快去写作业！”周一兔的汗都吓出来了！

家里的“批判会”也没有了。以前，吃完晚饭，爸爸和周一兔还没有回房间的时候，妈妈常常开个会，主要对周一兔当天在学校的表现进行总结，然后加几句“批判”。周一兔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惭愧：自己好像没有得到过妈妈的表扬，却把一次次“批判”置之“肚”外——是不是因为自己吃得太饱了呢？

这天放学后，周一兔刚进屋，妈妈就从医院打来了电话。妈妈把时间算得真准！妈妈说：“把鞋摆放好！然后把手洗干净，然后吃饭，写作业……”妈妈的声音大些了，妈妈的病也似乎好多了。周一兔感觉妈妈一下子回来了，她不敢怠慢，动作也迅速了。等她的数学作业刚写完，妈妈又打来了电话：

“写完数学作业了吧？给我说一下……”妈妈听完周一兔的汇报，又问了一下其他的作业，说：“今天的作业好像不是很多，写完后你想做点儿什么？”周一兔想了想，说：“妈，